

語絲

第五卷，第四九期

Blake——第一個英國神祕家

小泉八雲講
侍 桁 譯

——英文學的畸人之附錄——

不只是在一點上，布雷克是十八世紀的最偉大底詩人——大概，不是在於他所作的全部，而是在於其中最好底部份。假若我們列他爲小詩人，那主要地是因爲他的偉大工作的小量，而不是因爲他在任何時候都比他的時代的其他詩人們低劣。總而言之，他在全英國文學史中是最超羣底人們之一。他不只是一個詩人，而且是一個極偉大底畫家。並且最後，必須要記憶着他是第一個偉大底英國神祕家。英國沒有產生許多第一流的神祕作家，布雷克幾乎是唯一地存在着。在這種關係上給他尋求伴侶，我們必須在英國的外面找去。他寧是屬於那在外國被斯威典包爾哥與霍克勃·包藹姆所代表的神祕家的階級裏。

(1063)

但在這裏第一先讓我們給神祕家下一個定義。今天它是一個具有極寬廣意義的名詞；從

Blake——第一個英國的神祕家

一

前它的含意是更有限制的。起源時這個名詞是宗教上的；用教會的語言說，一個神祕家是一個直接地從上天得到感印而寫作或是論說神聖事情的人。那時的神祕主義是謂神聖靈感的樣子。其後，形而上學底哲學論定一個神祕家是一個相信從宗教底信仰與冥想而可能得到那無論從理論或是從意識所不能悟解的一切智識的人。更其後，也便是今天，我們忖度神祕主義是信仰的任何形式而可能與那不可見的世界交通或是以隨着一種宗教訓練與冥想的特殊徑路而得到更高底智識。實在的，就是那只相信這種可能性的人是適當地叫他為一個神祕家。這樣，今天歐洲的許多作家，他們相信最高底智識可以從研究印度哲學與佛教哲學得來的，是被喚為神祕家，正如同數世紀前基督夢想者之被稱為神祕家一樣。這個字，大概如你們已經猜中了的，是與神祕的意義極接近了。用最簡短底可能底方法，我們可以以一個相信從任何種類的宗教信仰能夠得到那超人底智識的人，定義為一個神祕家。現在布雷克，用我們會試驗着定義的這個字的每一種意義上看，是一個神祕家的。他是一個基督神祕家，一個反基督神祕家，並且以這個字最現代底意義，幾乎是一個神智學上的神祕家。

關於這個奇異底人是屬於英文學中最散文底最不幻想底時代的十八世紀的這種事實，完全沒有一點不是奇異底事情。除去關於完全形式底而外，那是一個幾乎沒有真實詩的時代；

並且在它的文學的大乾枯底沙漠中，布雷克像一種具有不熟識底色彩與更不熟識底香味的奇異底野花般地開放着。關於他的生涯我必須告訴你們幾種事實，那是極有趣的，並且我想你們將以為那是極奇異的。

布雷克於一七五七年生於倫敦，是一個酒商的兒子。他的家族曾大受了斯威典包爾哥的教育教訓的影響；所以這種事實可以從他極小底時候而能影響了他的性格——我是說他可以或是從他的母親或是從他的父親而承襲了一些對於一種神祕情感的性癖。總之，他走進世界來是一個奇異地敏感底與幻想底兒童，總是看見精靈與幻景。幾乎當於他一會說話，他便說看見一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見的東西；並且當於他一學得了關於聖經故事與基督信仰的一些智識，他便時常看見僧正與豫言家與天使們來回地走着，而且他時常同他們談話。有一次他說他看見了聖父上帝從一個窗間看着他。許多敏感底兒童們約在七歲之前可以看見精靈與鬼怪與所有各類的東西，但是這種情形的大多數，是不久這幻想便消失去的，而同時布雷克在全生涯中總遺留在這種兒童的幻境中。事實上，他可以說是伴着精靈經過了他的生存的大部份，而反倒與真實底男女們握着極小底交流。世界是易於判斷這樣低人為瘋狂，並且無疑地在他生涯的全部中，布雷克是有些瘋狂的。但是他的瘋狂，並不阻止他變為一個偉大底詩人

與一個極偉大底藝術家；實在的，那甯是幫助了他。

以爲把他送到學校裏去是危險的，因爲他是太脆弱太幻想底了。他只是在家裏受教育，直到他大得能夠學習買賣了。於是他的父親命他向一個雕刻家學徒；並且當他在學徒期內，他給了驚異才幹的證實。在這個時間關於他傳說着一件奇異底故事。有一天，他的父親把他領到一個極成功底雕刻家名叫黎朗子的書齋去；只是在那屋裏停了幾分鐘後，他小聲對他的父親說，「父親，我不喜歡那個人的面孔；他看着好像在某一天是要被絞死的。」說來是奇怪的，黎朗子這個人在幾年後因爲偽造罪而被絞殺了。

既變成爲傭人雕刻師後——這也便是，一個人學完了他的學徒，並且能夠博得最高底付價——布雷克在旁人的服役下只是停留了很少底時刻。他的志望是變爲獨立。他是那些永不能被誘導地順從於他們所不歡喜的規則下的人們中之一；並且他是不能正確地作了他所要作的事情的一個人。這樣底期間內，在愛情中經受了一種嚴重底失望後，他同一個姑娘結婚了，那個女人成爲他的一個優越底妻子，分領着他的奇異底思考，並且大概相信是沒有旁的婦人可以作得了的。僥倖他們沒有兒童；因爲布雷克定命爲使他的其餘的生存生活於貧窮中。他確是建設了一個事務店，但是在那個事務店裏，他用了他的全部時間出版與繪圖他自

(1067)

己的書籍。有一個時候他是被他的弟弟羅勃特幫助着；但是羅勃特年青地便死了。其後布雷克說，羅勃特會到他這裏來，並且教給他一種在銅板上雕刻的新機械底製法。無論這是否是幻想，布雷克確實是發明了一種印刷的新方法；並且他相信他是從他死了的弟弟的精靈學來的。這種製方現在是仍被用着，但是已經有過極大底改良了。爲要以這種方法印刷他的詩，布雷克是情願刻了他的草稿的全部在銅板的背面。他印了他的畫圖只是用黑色與白色；但是其後他與他的妻子時常用手，彩色了那繪圖。它們是些極驚異底繪畫；並且布雷克以他的作品能夠誘引了那偉大底畫家們與偉大底詩人們的注意。朋友們捐助的錢足以維持他生存着，但是不足以供給他作了所有他願意作的事情，因爲他的印刷的方法是很奢侈，並且他不能賣出許多本他的驚人底書籍。在這種忍苦底寂寞底工作的許多年後，他死於一八二七年了。他遺留下一百卷繪圖的詩與散文，他說那會是受了天使們與神聖底精靈們的感印而寫而繪了出來的。

他的妻子比他只長生了一個短時間。當她將死的時候，她把所有這大量的珍貴底稿本與無價底繪圖給了一個名叫塔薩姆的牧師，他曾是布雷克的一個好友。塔薩姆是屬於一種奇異底基督教派，那名爲「艾爾文基特」，「Irvingites」，——他們是神祕派。布霍克夫人死後，塔

薩姆看了那些書籍，並且決了心認那作品是曾受了惡魔的感印。於是，不問一問任何人的意見，他焚燒了這些書籍與畫圖。那是些異樣多底書籍，異樣多底繪畫，以致把它們全部的燒毀竟費了兩天。這確實是向着文學與藝術所曾犯過的最大底罪惡之一。現今所遺留下的布雷克作品的極小部份，主要地全是存在英國博物館裏，並且那是被想為無價之寶的。你們必須到英國博物館去看看它們。當作一個藝術家，布雷克對於現代畫家們有過很大底影響；並且幾乎每一個現代有名的畫家都到英國博物館去研究布雷克的作品。

但在這裏我們是主要地只關於布雷克的詩。這詩自然地把它們自身分成爲三部份。第一部份代表出布雷克還是在很年青的時候的寫作，並且還是當於在藹麗扎貝斯時代的詩人們的影響下。第二部份包含着他尋到他自己的寫法後的作品，並且是在他相信他所寫的作品全是精靈與鬼怪們的工作之前的時候。第三部份包含着他的生涯的後期，當他完全生活於一種幻覺的境況中，並且他相信所有他的寫作是天力們誦讀給他的。在這一個時期他已不相信斯威典包爾哥；他發明出一種他自己的神祕主義。他唱着一個神祕底歌死了，並且宣言着他的屋裏是充滿了精靈。布雷克既不能滿意於斯威典包爾哥，你們可以確信他的神祕主義是屬於極創造底一類了。在這裏我可以提一提，那藹曼奴藹爾，斯威典包爾哥 (Emanuel Swedenb.)

org, 1688—1776) 曾建設了現代基督神祕主義的最超凡底一種形式——宣傳聖經是有兩種意義的，一種隱藏着的意義與一種明顯底意義；並且他自身對於那隱藏着的意義有一種天啓。所以他的教會，那現在它們是叫自己爲新耶路沙冷教會，並且簡直從斯威典包爾哥的天啓的時季計算它們的年代。但是布雷克，在他的生涯的晚年，想他是比斯威典包爾哥知道得更多了，並且想他有他自己的一種天啓。

從這些事實可以想得到的，主要地是那布雷克的青春與中年的詩，是具有經久底價值。他的晚年的詩——至少凡是那些被塔薩姆燒剩下了的——是幾乎不能理解。其中有精美底節段，但是許多的它們彷彿是瘋狂。奇異極了，十八世紀中那另外的一個在獨創造上可以與布雷克相比較的也是瘋狂——那是詩人克利士陶佛·斯瑪爾特。

我將極簡短地也談談布雷克的詩底散文。他用一種散文寫很多神祕底幻想與故事，那在第一眼看着極像窩爾特·惠特曼的詩。但那是比惠特曼的最多作品都更精美得多，並且那主要地是因爲讀聖經與讀「奧先」而得到了感印。沒有問題地，在這一方面布雷克的作品感印了高勒利支。大概你們知道高勒利支寫了一篇驚奇底散文詩的斷片，名叫「喀印的漂泊」。高勒利支從布雷克得到了他的靈感，並且把它傳給了布爾窩·李吞，他又把它傳給於波。這樣

我們可以說布雷克間接地影響了我們最多的十九世紀文學與幻想；因為幾乎十九世紀的任何作家，沒有人一點不受波的影響的。

現在讓我們轉到這詩來。布雷克最初並沒有達到他的單純的強壯底統御。最初他極像葛麗扎貝斯時代的詩人，所以他曾被叫為葛麗扎貝斯時代詩人的最後者。他模仿斯奔與莎士比亞時代的抒情詩人。但就是在他的第一期，他告訴我們對於他的時代的詩歌——對於德萊典與波蒲派——他覺到怎樣地不滿意；並且他把這種不滿在表現極美麗底歌中，那已經變為不朽的了——

給 詩 神

無論是在艾達的陰暗底額上，
或是在東方的寢室中，
太陽的寢室，那現今，
古代的美調已經停聲；

無論是在天中，你漂蕩底佳人，
或是地上的碧綠底角隅，
或是空中的蔚藍底地帶，
那裏美調底風曾經生長；
無論你徘徊在結晶底石上，
在海的胸懷下，

漂泊在許多珊瑚叢中，

美麗底奈印詩神，棄捨着詩歌；

你會怎樣離開了古代的愛

那使你歡快的古歌者！

沈鈍底琴絃幾乎已不再動，

音浪是勉強的，調子是稀少！

十八世紀的詩中，感情底原質的缺少，美與真的更深明意義的缺少，在這裏是好好地表明着了。波浦的時代確實是一個奈印詩神從英國脫逃了的時代。用「古歌者」這個名詞，布雷克當然是指着藹麗扎貝斯時代的作家們說的，在形式上他們不時常寫像波浦的韻文般地同樣正確底韻文，但以詩的真實底意義講他們比波浦是無比地更偉大底詩人，詩是一些應當刺動我們的情感的東西，或者是使我們想新思想；無論哪種作品不能佔有這一面或是另一面的，也許是很好底韻文，但它不是詩。在這裏布雷克是對的。他能怎樣地模仿「古歌者」是在這篇小歌中顯示出來，現存的最偉大底英國批評家稱它爲「不可言傳底美調。」——

並且，當你的音樂

(1071)

響起你的愉樂底歌調；

飄浮在風上，

我將凝視着溪流

那兒嘆息着的情人們在夢想，

他們走過的時候

在薄弱底玻璃中我垂釣着幻想。

我將飲明淨底溪水，

聽紅雀的歌唱；

這兩篇詩文立刻證實給我們，我們是在像海立克那樣一個自然愛好者的面前，或是像莎士比亞時日的歌者。波蒲的流派不能作出這樣的任何作品。一種美麗底觀念是關於那在河中「垂釣着幻想」；我們全作這樣底事情，當於我們看守着一個明淨底河水的流動，但是我們中有多少人能夠想以像這樣底字句而表現出我們的所為來？

甯是在「天真的歌」與「經驗的歌」裏，我們尋到布雷克的真實底調子，——神祕底調子，類似表現的幾乎幼稚底單純，——的最初底吐露。關於這些題名的意義讓我說一說。「天真的歌」是沒想為代表歡快童年中心靈的狀況，或是說當我們尚沒有學得理解所謂世界的苦難

(1073)

確實是什麼之前的人生時代。另一方面，「經驗的歌」是沒想為在我們已經理解了人生痛苦底事實之後而反射着我們的思想的時候。屬於第一類歌中的幾篇，已經收入幾乎所有的英文詩選集中了——如同，「羔羊」，「春」，「嬰兒的歡快」。現在所有的兒童們暗誦了這些；我不想我必須給你們引來其中的任何篇。但「經驗的歌」不是那樣地為一般所知——假若說對於形式是為人所知的，對於那意義不是很好地為人所理解。在這裏有極奇異底極可怕底東西，以可能地最輕柔底最靜寔底方法表現出來。例如，這一篇你們以為怎樣？

一棵毒樹

我同着我的朋友生氣；

我說出我的惱怒，我的惱怒於是止息。

我同着我的敵人生氣；

我沒有說出我的惱怒，我的惱怒於是長起。

用我的眼淚在恐懼裏，

晨夜地把它刷洗；
以微笑暖曝着它，
並且以那輕柔欺騙底奸計。

它日夜地生長着，
直到結了一個光明底蘋果，
我的敵人看視着它閃光，
他知道那是我的領有，——

(1074)

偷進我的花園

當着黑夜把天空隱蔽；

清晨歡快地我看

我的敵人伸展在樹的下邊。

從像這樣底一首詩裏，你們可以解釋出很多不同底意義。在許多事情中，它堅強地暗示着某種東方思想，關於復讎思想的看不見的影響。但是用不着太遠地搬運比較的應用，這樣說便足夠了，那韻文優秀地敘述出隱藏着的憤恨比諸於說出來的怒惱的危險底特質。雖然，更時常地你讀這首詩，則更時常地在其中你尋出新發現。

布雷克的單純是屬於極欺詐底一類的；例如，那些在表面上雖是兒歌，而時常顯示出一種深彻底意義，足以使一個哲學家思索兩次的。大概你們知道布雷克的那首小詩，關於一個小姑娘失落在遠遠底深林裏，而被獅子保護着。那是很美麗的，所以兒童們能夠暗誦它。但它定然是受了那種以為虎與獅不能殺害一個處女的中世紀的奇異底信仰所感印，並且這首詩的更深刻底意義是那種天真的魅人力。或者是看一看關於一個蒼蠅的這首詩——這是一件多麼小小底瑣事啊！但仍然它能使一個人想到多麼多呢。

蒼蠅

小小底蒼蠅，

你夏日的玩遊

我無心底手

擦損了你的生命。

我不是像你一樣

一個蒼蠅？

你不是似我一般

一個人？

因為我跳舞，

飲酒而且歌唱，

直到一個盲目底手

將擦掉了我的翅膀。

假若思想是生命，

是呼息，是力量，

那思想的缺少

便是死亡。

所以我總是

一個快樂底蒼蠅，

假若我是生

或者假若我是死。

(1075)

它看着像是一首無意義的押韻詩，但它不是的。詩人無心地殺死一個蒼蠅，並且這個小生命的突然底死使他想到關於人生的大神祕。他問着，在萬物的永恆底法則上，一個人的

生命與一個蒼蠅的生命之間，是有什麼不同呢？人們不是很像蒼蠅一樣地生活着麼？總只是想着快樂，永不或是很少地想到死。生命是什麼呢？假若我們所叫的那心靈是真實底生命，那麼死亡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因為就不能有真實底死亡的。但這問題是沒有解答。它是說出來了，並且你自己必須要思想出這解答來。試驗着這樣作；你將發見出這篇詩是一點都不簡單。

但是讓我們拿來更少玄秘底東西。

一個失掉了的小兒童

沒有東西愛旁的像愛它自己，

或是同樣地尊敬旁的，

或是知道更多的比他自己

對於思想這是不可能的。

「父親，我怎能更多地愛你

或是我的任何兄弟？

我愛你像這小鳥

那在門邊啄食着碎屑。」

牧師坐在一旁聽見了這兒童；

在顫慄着的熱意中他捉住了他的頭髮，

他曳着他的小衣服牽着他，

所有的人們全讚美這僧侶的盡職。

(1077)

高高地站在祭壇上，他說：

「看哪，這裏是怎樣底一個惡魔！」

他指示出理論來判斷

關於我們的最神聖底神祕。」

哭泣着的兒童不能聽見，

哭泣着的父母徒自悲啼；

異端糾問所的全部歷史是敘述在這首小詩裏。但是初讀你們大概不能捉住它的意義，除非是你們熟悉了關於基督教義的相當底表白。最主要的是先要明白基督教吩咐人們愛他的隣人像愛他自己，並且比愛他自己更甚地要愛上帝。一個兒童是被想爲同着天父辯論問題了。他說想使任何人愛旁的像同樣地愛他自己是不可能的，並且使單純底心靈想像出心靈的任何事而比它的自身更偉大是不可能的——這種表白從這兒童的觀念是十分真實的。兒童問道，「我怎能更多地愛你或是我的任何兄弟比我所愛你們的？我愛你正如同一個小鳥愛那給它食

他們剝他到了他的小衫，

並且縛他於鐵索鏈中，

焚燒他於神聖底地點

在那裏許多人們是曾被燒毀；

哭泣着的父母徒自悲啼。

這樣底事情是會行在阿爾比安的岸邊？

物的人。」因此他生着被焚燒了。使這首詩對於我們彷彿情感地令人懼怕者，是這當爲犧牲者的小天真兒童的介紹；因爲，事實上，宗教執行者很少燒十六歲以下的兒童，除非是當於普遍異端者的大屠殺的時候。但是詩人爲他的教訓底目的而用這兒童的人物是十分正當的。實際上，在永恆力的眼界中，在最高智慧的眼界中，我們全是像小愚傻底兒童，並且我們在彼此想互的殘忍中是特殊地愚傻。在他叙完他所說的故事後，他問道，這樣底事情是會行在英國麼？這答語是，它們是作過了數百次的，不只是被羅馬教徒，而有些時候也是被新教徒，——他們時常顯示出一種頑固與殘忍是十分相當於黑暗時代的。以一種天真小故事的形式而表現出一種怕人底真理那是偉大底藝術；並且布雷克在我們方才正讀過的小詩中令人讚美地顯示出這種藝術來。

讓我們現在拿一篇小搖籃歌來看。你們知道，一篇搖籃歌，是一個母親使她的孩子沈睡下去而唱出的歌。這首兒歌，無論如何，不是爲兒童們的；只有那些關於人生的神祕與哀愁會很多思想過的人們才能真實地了解它。但仍然，在你們未讀到這最後底一行之前，我不想你們將容易地猜到它的意義。

搖籃歌

睡呀，睡呀，光輝底美麗，

(1079)

夢在夜的歡快裏；

睡呀，睡呀；在你的寢睡中

小小底哀愁坐而微泣。

甜蜜底嬰兒，在你的臉裏

輕輕底希望我能尋跡，

祕密底歡喜與祕密底微笑，

小小美麗底嬰兒的好計，

我把最後底兩行斜寫了，因為它們是全部意義的鑰匙。這些是一個父親的思想，看守着他自己的兒童睡眠。有時兒童的夢是歡快的；於是小臉微笑了。有時夢是惡的；於是這小孩兒微泣在他的沈睡中，這個父親有些像這樣地想：「痛苦與快樂——它們都來到這沈睡着的兒童。在這小小底腦中與小小底心裏是閉鎖着多少驚奇底可能底事蹟，未來的可能底事蹟與更大底快樂與痛苦。這些是一個兒童的夢的只有底哀愁與歡快。但所有的我們不是像兒童們

我撫着你最柔輦底四肢，

那像是清晨的微笑，偷過

你的頰上，與你的胸脯

那裏你小小底心兒在停留。

啊，狡滑底奸計那匍匐在

你的小小沈睡着的心懷！

當你的小心兒醒了，

於是那可怕底光線將要破開。

的夢麼？無論怎說童年的全部是一個夢。男子時期與婦女時期是覺醒的時候！於是因為更大底知識，來了更大底痛苦。當於一個小兒童長成了一個大人，當他已經知道了人生確實是怎樣的的時候，他必須忍受的痛苦將是多麼怕人哪！

現在我們有另一篇奇異底小詩，那與「一個失掉了的小兒童」形成了姊妹篇。它是名為「一個失掉了的小女孩兒」——正是像那「天真的歌」中描寫許多獅子怎樣看護那迷失了路途的女嬰兒的極美麗底小詩一樣。但這具有同樣題名的第二首詩不是一篇天真的歌，而是一篇經驗之歌，並且在這種情形下獅子並不來看護那漂泊底少女。

一個失掉了的小女孩兒

未來時季的兒童，
讀着這憤怒底書頁，
知道那在從前的一個時代
愛，甜蜜底愛，是被想為一種罪惡！

在黃金的時季，
離開冰冷底冬天，
青年與活潑底少女，
向着神聖底光輝，
裸露在日光的歡快底光線裏。
有一次一對青春底配偶，

(1081)

充着最輕柔顧慮，
遇在愉快底花園裏
那兒神聖底光輝
正在打開暗夜的帷幕。
那裏，在繁盛底白日裏，
在草地上他們遊戲；
父母們是在遠方，
不熟識底人們也未來近邊，
那少女不久忘記了她的恐懼。

爲甜蜜底吻愛所疲倦，
他們同意於再會
當那靜默沈睡底波浪

Blake —— 第一個英國的神祕家

浮在天庭的大海上，
並且是那疲倦底漂泊者們微泣的時光。
向着她的白髮的父親
來了這活潑底少女；
但那老人的可愛底面孔，
像是一本神聖底書，
所有她的四肢恐怖地震顫。
「歐哪，蒼白而軟弱的，
對你的父親明說！
啊，那戰顫着的懼怕！
啊，那淒慘底憂慮，
動搖了我的白髮的花！」

一九

這篇奇異底作品是什麼意思呢？喔，它是譚頓（註）花園的老故事，從新複述了一遍，而以一种現代底應用。布雷克假裝談論關於黃金的時代，那永久底夏日與天賦底純真的時代，但他實際上是談論關於現代英國生活。這位天真底女兒並沒有被教給——像一個女兒應當被教訓的——怎樣看管她自己，而是可以與黃金時代的伊屋相比。取她的歡心那是很容易的，因為凡是告訴她的，她是確實地相信，並且假若那引誘者答應與她結婚，她便十分滿足了。她不相信真實底愛能成爲極壞的；是當於她的父母發見出她被某一個靠不住的人所欺騙了的時候，她才最初地發見出那是能變爲怎樣地壞了。沒有可怕底事情能夠遭遇在一個人性上比在英國像一個被知爲人所誘姦了的一個女兒所遭遇的。不只是她的家族被侮辱了；這個女兒在每一種可能底方面裏是被敗壞了，毀滅了，實際地被暗殺了。因為更沒有殘忍可以與英國社會對於一個作錯了事的女兒的殘忍相比的。她不能停在家裏，在多種場合下就連她自己的父母都不能保護她。在任何家族裏她全沒有尋到工作的可能性。就是在一個工場裏或是在任何她的歷史爲人所知的地方她都不能尋到工作。在她的上邊有一種壓力，那是全世界的重量，強迫着她走進娼妓的生涯。但仍然那個作給她無限量罪惡的男人是不受責罰的。並且在許多種情形下，她是因爲愛，因爲信實，因爲善良與她的心的純潔而爲人所愚弄。

(1083)

這首詩的目的是使英國讀者問問他們自己，判斷愛情的錯誤像世界曾經判斷他們的那般殘忍是確實地正當麼？但是像翟思教派的偉大底教訓者們一般地，布雷克暗示出問題而不給與解答；你們必須爲你們自己去想解答的。在這本書的藝術底佈置中，這些失掉了的小女孩兒們的最初底一個是被許多獅子保護了，因爲她是純真的；而同時這些失掉了的小女孩兒們第二個是被她自己的父親所懲罰了，因爲她已經失掉天真了。這是那位詩人要你們思索的對比。這樣底事情是否它是對或是錯，他不辯論；他只告訴你們這些事情是怎樣的。

這位詩人是極歡喜思想的強壯底對比；我能給你們另一類的十分驚異底一個例。在「天真的歌」裏有一首小詩名爲「聖像」。在這首詩裏那不自私底多種美德是當爲神聖的而論說着，並且那個實行它們的人因爲這些實施據說是變爲一個上帝的像了。我將引來那詩中的幾節。

向着慈悲，憐憫，平和與愛，

所有的人們祈禱在他們的悲痛裏，

並且向着這些喜樂的美德

報還了他們的謝意。

因爲慈悲，憐憫，平和與愛

我們的父，上帝，是親愛的；

並且慈悲，憐憫，平和與愛

他的孩子，人，是顧慮着。

但是在那名為「善與惡的思想」的詩集中，這同樣底題材是以一種不同而極驚人底方式討論着。

(1084)

我聽見一個天使唱歌

當着那白日是在活躍：

「慈悲，憐憫與平和

是這世界的解脫。」

這樣他終日地歌唱

在那新刈的草堆上，

直到太陽西落了，

並且那些草堆看着是棕黃。

我聽見一聲惡魔底咀咒，

在荒地與荊棘上；

「慈悲將不再有

若沒有人們是貧窮，

「並且憐憫也將不有

若是所有的人們全像你一樣地歡樂。」

聽着這咀咒太陽西落了，

天邊顯示出愁皺。

暴雨傾注

在新收穫的糧上；

那不幸的增長

是慈悲，憐憫，平和。

大概你們知道那種哲學底定理，關於這樣底情感，例如，慈悲，憐憫，自我犧牲等在一個絕對完整底世界裏之不可能性。這樣美德是在那需要它們的地方存在着；但是在一種無需它們的社會的狀態裏，它們將不會存在的。無論如何，那惡魔在這裏所願暗示的是，在這世界裏我們有了更多底情慾，這世界也便更不幸；至於講到平和，那平和的最好底保證是要彼此相互地畏懼。平和也許一點不是藉着善意，而只是藉着恐佈的標徵。天使與惡魔雙方的表明全是十分地真實；很多它們像是相互矛盾着，你們必須試驗着相信它們雙方的，因為假若你們只想着那惡魔的說話，於是世界對於你將是黑暗的了。

一種同樣奇異底思想是在「經驗的歌」裏名為「人性底抽象」的一篇中尋到。這是一篇極猶惡底詩。以一種神祕底方法，它表現着在這世界裏想成爲善良的困難，並且暗示出所有的生命是被自私管理着。大概從厭世的立腳點來看，我們可以叫它爲人性理知的一種抽象底歷史。

憐憫將不再有

~~~~~  
假若我們不使一些人們貧困；  
慈悲也並不能有

所有的若全是像我們一般地快愉。

相互底恐懼攜來平和，

直到那自私底愛情增長，

於是殘忍織下一個陷阱，

小心地撒了他的餌食。

他具着神聖底恐懼坐下，

用眼淚洗地；

於是謙虛取了它的根底

在他的脚下。

不久展開了「神祕」的淒慘底陰影

在他的頭上；

並且那毛蟲與蒼蠅

生存在「神祕」之上。

它帶着欺騙的果子，

食着是香而甜蜜，

烏鴉作成了他的巢窟

在它的最深厚底陰影裏。

地與海的上帝們

遍經自然找尋這樹；

但他們的尋覓全是徒然；

在人性的腦中生長着一棵。



在最初底一讀這是稍稍難於理解的，但是一種說明的大綱將使它成爲很清楚了。這位詩人的意思是，在幾乎每一個人的腦中，是包含着人類全部歷史的一些東西，具有所有它的惡點與它的美德。他描寫這部歷史當作一種進化——像一棵樹的生長。人的惡德會是緣於過往底貧乏。當於貧富之間的分別建設了起來，於是富者與強者變爲殘忍而且是壓迫底。經過了這種以武力的壓迫時代，來了這以優越底狡滑與欺騙的時代。大概這詩人所暗指着的，在今天我們可以呼爲工業底壓迫。以「神祕」這位詩人的意思是那古宗教，並且以「毛蟲與蒼蠅」，他的意思是那藉着宗教而生的古代僧侶，但是用他們的勢力助長強者反抗弱者。因此最後這種事情的情況創造出偽善，如這詩人稱它爲「欺騙的果子」，所以現在我們必定這樣生存着，每一個人注視着他的同伴，並且若不具有很底小心不能說明他的愛的思想。他想，在許久之前，我們會不是這樣的，但是我們被過往底殘酷會造成了這樣。

他時常說出一種極深刻思想的那種方法是十分地驚人。那是一種老問題，是否愛是自私底或是不自私底——我是說男女愛情。關於這事體這位哲學者是沒有猶疑的；但詩底幻想總是試驗着主張那情慾的不自私。但仍然他作出一塊土塊——那是，一塊粘土，——同着一塊小石子談論這個題目，並且甯是表示出這問題的黑暗底一面。

「愛不是快愉它自己而尋覓，  
或是爲它自己有任何的顧慮。

而是爲旁人施給它的愛護，

並且建設了天國在地獄的絕望裏。」

一小塊粘土這樣地唱歌，

具着家畜的脚而跳躍，

爲什麼這詩人應用泥土與小石子作爲人物呢，我不想任何人是知道的；我們可以幻想着，這輕輕底泥土表現人性較溫和底一面（你們知道，那常常是當作人性泥土而說的），並且這小石子意思着人類的硬底一面。但這只是猜想。這種事實它的本身裏沒有說明着。但這些詩是有趣的，因爲你們將尋到這矛盾底表白的雙方在某種意義上全是十分真實的。那些彷彿是一種矛盾而不實際是那樣的。那只是兩對面的披露。

我將只給你們這種奇詩的另外的一例，那題名爲「微笑」。

但是小河的一塊石子  
歌囀着出過這樣底節調：

「愛只是快愉它自己而尋覓，  
縛束着旁人於它的快愉，  
歡快旁人的安樂的失掉，  
並且建設了地獄在天國的絕望裏。」

(1089)

有一種愛的微笑，  
有一種欺騙的微笑，  
並且有一種微笑的微笑，  
在那裏這兩種微笑相遇。

有一種恨的愁眉，  
有一種輕蔑的愁眉，  
並且有一種愁眉的愁眉  
那你是徒然想要忘却。

那包含着愛與欺騙的微笑也許是一個善意的微笑，也許是一個惡意的；我們時常被欺騙了，因為一種良善底目的。第二與第三詩節，特別是第三，包含着一些困難。那愁眉的愁眉定然是關於死的，但什麼是那與它相聯而提的微笑呢？這首詩曾難住了幾個註釋者，但我

---

因為它黏在心的深底  
它黏在脊骨的內裏——  
並且沒有微笑會微笑過，  
但只是一種單獨底微笑，  
那是在搖籃與墳墓之間  
它只能微笑一次；  
並且當它一次微笑了，  
所有的不幸是已止息。

想，布雷克的意思是，指着死的大笑，骨骸的猶笑，那確實是只笑一次的，並且永久不變，在其後也確實是不幸的終止。在這種關聯上這四節詩還可以供給另外的一種意義。它們可以顯示給你們，布雷克有些時候，是多麼狂想底，並且是多麼難於理解。在他生涯的較後部他所寫的種種不同底詩，包含着相彷彿底古怪與朦朧，但它們時常也包含着一些使你想的東西——並且多多地想了時，因為他所供獻給你的好東西的緣故，你將情願忘了這位詩人的缺點。

關於布雷克我已經說得足以使你們理解他的影響的本質了，那影響曾經是並且現在仍繼續地是極大。曾有過另外的英國神秘作家，但在布雷克之前是沒有另外的詩人想以同樣底語言——兒童的語言——表現他的自身的。你們將觀察到，我所引給你們的幾乎任何篇詩，全是以兒童語言寫成的，並且可以被一般男女兒童們讀着，而他們將永不會猜到那詩的背後的深刺底意義。在我們自己的時日，每一個重要的詩人關於布雷克曾下過一番專心底研究；大概沒有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未曾從他學得了很多。這是他的主要底光榮。

(註：藹頓花園，是最初創造世界的 Adam 與 Eve 的最初之家。)

## 江流

林微音

雖然手中執着一本書，而且在書頁上似乎注着他的視線，雪村的心却全然浸在他的女兒身上；他本來很喜歡聽的她的鋼琴的演奏，不用說，這時他是聽若無聞了，至於那同她合奏的那孩子的提琴聲則更使他厭煩，而且也許還可以說這就是造成雪村這樣心不在焉的主要原因。『今日的他們倆的這種情形不正如當日的蕙如和我的一樣！』他苦澀地想。

『爹爹，你怎麼不聽我們的合奏呢，這樣認真地看着書！』奏完了一曲，並不聽到她父親的照例的讚美，小蕙走來奪了她父親手中的書這樣不依地說，

『我在聽着呢。』

『我可不信！我要罰你丟了書重新聽一個。景哥，』她旋向着那孩子，『你說對不對？』那被稱做景哥的那孩子，他的名字是景林，倒被問得有些扭妮，隔了一兩秒鐘才囁嚅地答道：『雪村叔叔當然在聽的，可是我們再奏一曲也好。』

在小蕙和景林這次合奏的時候，雪村裝着在聽，他的心中呢，依舊在作着那今日與當日的對照的功課。

(1091)

——那時我剛過十七歲，蕙如還不足十六歲。我們的親熱，因為從小在一起慣的，並沒有被任何人特殊地注意，除了大人們偶或以它作為取笑的談助的資料以外。她生得比我素小。她常以兩手鈎着我的頸項，足跟稍離了地面，嘴唇朝上突着，而喉中發出催促我去吻她的『姆！姆！』的聲音；這種種，好像祇是昨天的事情似地，我還記得很清楚。後來不知怎樣一來，她的腹中就有了小蕙。

這樣想，雪村望了望在奏鋼琴的小蕙，並望了望緊站在她身後凝注着鋼琴上的琴譜而在奏提琴的景林。『一樣的情形；一樣的年齡！……也許他們也已……？』這思想使他痛苦得不敢再想下去。

雪村的痛苦自然不是無因的，蓋那自同他相得地共同生活了十四年，雖然在其間彼此都不免有過些愛的小糾葛，而蕙如一聲不做地丟了他走後的兩年以來把他全副的愛都管注在她一人身上的小蕙，他眼看又要被別人生生地從他的懷中奪去，在他的確是不易受的事情。

至於蕙如要走，要是那時她向他這樣提議，他會自若地贊同的，因為，實在，他也倦於過那種平淡的生活了。然而她既然走得這樣默然，他就免不了要受到一種被去棄了的苦楚，因此在當時他想找一個更出色的女子來報復她。可是不知是出於對蕙如的舊情未死呢，不知

還是出於別的，雪村並沒有真去找，而且對那由於太像她母親而移恨了一時的小蕙不久他反而更愛她了。他要她從她那寄宿着的學校退了學而轉入了一個音樂院專學鋼琴，那蕙如所特擅的鋼琴。雖然，他的要她入那音樂院，還有兩個顯着的原由：一方面因為有她的小朋友景林在那里可以安慰她的方失去了母親的心的淒涼，而他方面因為她通學了每晚可以回來伴伴他自己的孤寂。

這樣地兩年以來雪村對小蕙的愛一天深似一天，而在其間在同等地進行着的是小蕙與景林之間的情感。由於他的愛小蕙太深，太切，吧，雪村時常覺得有一種模糊的恐怖，模糊的痛苦，襲來，每在他想到小蕙總有離他而去的一天的時候。現在他看到了小蕙和景林的那種會使他回憶到蕙如和他自己的當日的情形的情形，心中更是說不出地惶惶着。

小蕙和景林的合奏終止於雪村的這種迷離的痛苦中。

『可以了吧，爹爹，我們的合奏？』在鍵上的手指一停，小蕙即旋回來笑問着雪村。

『很可以，很可以了，』他茫然答道：

『爲我們的「很可以」的「明媚的五月」，你請我們些什麼？』她兩手波着兩足交叉跳着地

前來討請。

( 1094 )

那小蕙所說的「我們」，在雪村甚是刺耳。「請什麼呢，」他強笑地說，「你們」自己說吧？」

「請我們看電影，還請我們吃館子？」她一面說，一面問景林眯着眼笑着。

待雪村一答應，小蕙便奔去打電話給景林的家裏，通知他們景林遲回的所以。

雪村的一路的強自振作的態度終究給小蕙發覺了，而在看畢了電影，進入了館子後，她便止不住問道：「爹爹，你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嗎？你對我話，啊！」

「沒有什麼不開心的，祇是偶然有些煩悶——我想出去作一個短期的旅行，」他決定了要把她所說的「我們」暫且分離一下。

「好啊！好啊！」而她在興奮之餘接着遲疑地問道，「可是，是你一個人去嗎？」

「當然同你一起去。」

「那末，景哥呢？——景哥，你去不去？」

「唔，」景林有些不知所措地答道。

「景林也可以一起去，要是他父親答應的話。——景林，你回去問問你父親，看他答不



答應你去，」雪村固明知不會被答應的。

「景哥，這真好，「我們」也得去散散心了。」

三天後雪村父女倆便上了道——如雪村所料的，景林並沒從他父親得到隨他們一起去的許可。

「那位老先生老是這樣古怪，真是沒有辦法，」小蕙這樣一半兒對她父親一半兒對她自己地皺着眉笑着說，而那在一半兒苦笑一半兒甜笑的情況中的雪村對這却沒有回答。

那晚月色很好，雪村獨自憑欄向江站着，而那自船首飄來的微風已開始在舒散着他一日來所積受到的悶熱。

「怎麼小蕙浴還沒有洗好？她難道也在這樣慢地化妝嗎？」他記起了同蕙如的那次航行。「啊，那時多幸福呀！」

(1095)

從那被他凝視着的波紋上的跳躍着的銀絲中，雪村彷彿看到蕙如和他自己在隨波舞着。哦，不是蕙如，同他舞着的是小蕙；哦，的確是小蕙。可是，啊，小蕙所同舞的那里是他自己？不錯，不是他。那末，是誰呢？是誰呢？哦，哦，是景林！景林！

大約是表示不願看了吧，他抽出了一支煙來抽。正在這時，他聞到了一種熟識的香味；他細味了那香味的熟識的程度一兩秒鐘。他便辨別出那是蕙如所愛用的野百合水香。他便循着那香徑旋回去望着，一看小蕙站在他的身後。

『啊，爹爹，我看你在望得怎樣出神呀！』她說着，跳近了欄杆。

『你這孩子，你什麼時候來的，一聲都不做。』

『我來了已有兩三分鐘了。我要看你望到什麼時候去。』

『你身上什麼香？』

『你聞到了嗎？——野百合水。』

『野百合水？你那里來的——自己買的嗎？』

『不是；是景哥送我的。』

『哦，是景哥送你的。——你記不記得——』

『什麼？』

『那水是你母親所愛用的嗎？』

『怎麼不記得，』她一字一頓地說；隨即她復了原狀說：『所以，景哥送我這水，我很高

興。」

幾天來的船上的生活，雪村更從那很像她母親的小蕙體味到了蕙如的種種的魅力；而且，天既那麼熱，小蕙對她父親又似乎沒有都大的顧忌，因此那蕙如嘗給了他那樣不可言說的誘惑的夢似的境地，他又從她的身上重新領略到。這，可以說，也給了他同樣的不可說的誘惑。

一晚，大概爲了白天頑山頑得太倦了吧，小蕙睡得很熟，以致蓋在身上的一條薄絨毯滑下了她也沒有覺醒。她穿的那件睡衣又是那樣單薄——而，雪村站在她的床邊。

雪村由此又回憶到了那十六年前的一晚：

——蕙如和他不期地臨到了那不期的消魂後，她倒不久就柔綿地睡熟了；他呢，雖然也有些倦怠，那過分的刺激却使他睡不下去。他輕輕地，小心地，從床上站了起來。他滿足似地，却又恐懼似地，端詳着蕙如的睡態，而常看到有一縷游絲似的微笑在她的臉上輕移着。

『睡前所臨到雖說很是不同，睡後的姿態，小蕙同蕙如的却可說全然一樣，就是那一縷在蕙如的臉上輕移過的游絲似的微笑也常在小蕙的臉上輕移着。』

( 1097 )

雪村在抽搐地想着，心悸地望着。

『啊，小蕙！小蕙！小蕙！我的小蕙呀！』心裏雖在這樣叫着，他的兩腿却依舊戰慄地站着不動。

『唉，怯者！』他終於給自己下了最終的判決。

雪村覺得要是再這樣下去，他一定要發狂了。

『好的，隨她去吧，隨便讓她去被誰佔據去都好；景林也好，林景也好！』這樣一橫心，他便決定翌日就中止了他旅行的進行。可是輪船得過三四天才有，而這對他似乎是三四個世紀似地不能耐，于是他便叫了一條民船。小蕙也喜歡這樣辦，因為，她說，即使不能比等趁輪船早到家，一路的風景，無論如何，總可閒暇地鑑賞得精微一些了。

至于沿江的風景，這的確是很美麗的。江水很清澈，清得可望得見江底的生了飄着飄着的青苔的鵝卵石——全江底都望不見淤泥，全是這樣的鵝卵石。江的兩岸是接連不斷的或高或低的青石山。這種山，在近望的時候，似乎不易看出它的美麗來，甚至有時還會嫌它的樹株的稀疏。可是在清晨的日光之下，那遠遠的東方的山便會變成了一座半透明的什麼玉丘，

( 1099 )

而越遠的透明的程度便越深，最遠的簡直連是山是雲都分不清了；在東方之外的其餘的山呢，則都被一層薄薄的青彩的秀色籠罩着。山是這樣地接連着，有時看來把前路都阻斷了，可是搖到跟前一看，那末那含羞地躲着，疲憊地斜倚在二山的懷抱間的江終究給發現了。這江呀，正如少女的心思一般曲折。它的水却雄壯地流着，尤其在那稱做灘——據說全江有三十六大灘，一百另八小灘——的地方流得更是急湍——不，其實以其流得更是急湍才被稱做灘的。

『要是能同小蕙終居是鄉呀！』雪村看到了這一切在私自歎息着。在離那到家的前一天，雪村站在船頭的一邊儘是兩眼凝望着那急湍的江流，而他那像江流一樣急湍的情緒煩擾得他幾乎使他跳入了江中去。這煩擾常使他把他的儘凝望着江流的視線偷偷地移上了那坐在船頭的又一邊的小惠的身上。他也常看到她也常在凝望着江流，專注地，出神地，有時還止不住微笑地。

『她也在想什麼吧？』這次雪村不由地站到了小惠的身後來。『……哦，景林！』

而小蕙依舊在專注地，出神地，有時還止不住微笑地，凝望着江流，彷彿絲毫沒有注意到她父親的前來似地。

「啊，景林！父親是什麼！景林！景林！」在他這樣瘋狂地想的剎那，他把自己的膝一曲，而坐在他膝前的小蕙便向江中直流着。

「呀，救！」小蕙一跌入江中，他便失魂似地大叫了一聲。

那時正臨到了灘的一個，所以雖然他在喊救，却沒有一個舟子敢向那急流的江中跳下去。待過了那灘，船旁岸停的時候，小蕙的身體早已不知去向。

在喊了「呀，救！」以後，雪村木然坐下在小凳上，就是那小蕙剛才所坐的小凳上，在舟子們紛擾的時候，他入了定似地什麼話都不說，什麼表示都沒有。在過了好一回，他才漸漸地，漸漸地，好像從一個遙遙無期的長夢中醒了過來。

「哈哈，你去了嗎！」他的面上慘笑着；接着他遲沉地喃喃道！「哦，也好；至少，現在我可沒有欲愛不能的人了！」

## 人性的

德國保爾愛倫斯特著  
周伯涵譯

一個由六人組成的隊伍，在狂風暴雨一般的沖鋒中成了孤立的。後來他們就藏在戰壕

裏。他們已經有二十四點鐘之久沒有和自己的大隊通消息了。但是敵人方面也是一樣毫無什麼可注意的。敵人是法國人。

等到又是夜間的時候，一個人被派出去放哨。他竭力避免一切聲響的朝前爬。忽然一個發光彈使他的四週明亮起來。他看見三步以前有一個和他同樣姿勢爬着的法國人。

兩個人都用睜得很大的眼，互相注視了一秒鐘的光景。

「我害怕嗎？」那德國人自己懷想着；「我並不害怕呀。」他想，他須要攻擊他的敵人纔是；他感覺到那法國人也是同樣的在着想！兩個人誰也不先動手，只是睜大了眼在發光彈的照耀之下，互相注視對方的臉。

發光彈息滅了，兩個人寂無聲息的伏在黑暗中相對着。

「夥伴」，法國人終於開聲了，「我不是個怯弱者，但是一個人如若已經這樣的用眼看過之後，就不能夠再去打死另外那一個人。」

「一個人總是要盡他的義務的，」德國人回答。

於是重複造成了一種沈默的境況。隨後法國人重新又說：「我們散了罷，各人回到自己隊裏去。」

「我也很願意這樣做；現在我們既已彼此說過話，並且又完全不是處於使人不顧一切的混亂情形之下。所以我們不能殺，」德國人說。

法國人叫罵了一聲。「你們總是自以為奇，一切別的人都恨你們，」他說。「現在我能夠用槍打你，如若是有光亮的話。」

德國人想了一會，然後他說：「你讓我把你俘虜了罷。」他的話方纔脫口未完，對方的槍彈已竟在他的身旁呼的一聲飛了過去。「這真是一件下賤的事，」他叫着說。立刻便跳了起來撲到法國人的身上去。兩個人互相扭住打成一團，德國人終於占了上手。

又是一個發光彈飛了起來。槍彈從法國方面射過來，大概是打架者的動作被發覺了。「你爬下」，德國人喊叫，隨後兩個人一並排躺在掩護物之下。射擊停止，發光彈息滅；他們兩個人是那樣緊的接近的躺着，甚至於這一個可以聽得見那個人的心房的跳動。

「你有幾個孩子呀？」法國人問。「三個男孩，一個女孩，」德國人回答。「我也是有三個的，」法國人說。「死亡的人已經很夠了，」他接下去；「我跟着到你們那裏去罷。」

德國人和他的被俘者一同爬回本隊去。法國人受盤問了，他回答說：「我本來用不着把自己來做俘虜，但是現在至少也不必要求我洩漏軍情。向你們扯謊我也不幹，我懶得做那種



事。」

德國人領着他的俘虜到他自己休息的地方之後，那俘虜倒身下去立刻就睡着了。其餘的人都用低聲談話，爲的是不要驚吵了他。隨後大家也一齊睡着。只有守衛兵士小心注意的站在那裏，間或靠在戰壕的後牆上試探着想看透面前的黑暗境界。他唱着一首歌，聲音很小，輕輕的從齒縫裏透出來，一脚一步的走。

畫眉叫，鷓鴣啼，東方現出紅色來了，百鳥提高牠們的歌聲。睡覺的人們一個個都欠伸站起來。法國人在白天光線之下看看了一切。只有俘他的那個人能說法語，於是他跑到伊跟前說他餓了。那幾個德國人互相商量之後，從背包裏把他們的保險糧食拿出來和法國人大家分着吃。法國人的軍用水壺裏還有滿滿的一壺燒酒，於是大家拿來輪流着喝。

俘人者和被俘者在談話中發覺他們兩個是同行者了，兩人都是做高級教員的。不久他們就議論紛紛的談到一種關於在德國中學校裏用來教授法文的法子上去了。

法國軍隊此時從對面放槍過來，德國兵士回報他們。這個法國人笑了，他說，如此射擊將歸無用的。他走到哨兵的眺望洞前去，那洞很大，他認爲是會發生危險的。他拿自己的手巾把四只角結在一處放此濕污泥進去推放在前面，還向別人要了手巾來同樣的去處置。

(1103)

其他的兵士們坐到他旁邊來，和他說些他們所會的幾個法國字眼。他給他們糾正口音，大家都笑了。接着他表演給大家看。一個演說者在後面和兩旁，同時有別人朝前擁擠也想跑到講台上去說話的情形之下的工人集會中，如何的演說法，每次他若用着「自由」這個名詞時，他就蹬他旁邊的競爭者一脚，把他踢開些。大家明白了他的意思，同時也做給他看，在德國這樣的會場裏面是如何的情形。一個演說者若是用到「普羅列塔利亞特」這個字的時候，他就使足全身的氣力用拳頭在講台上捶一下，從眼鏡的玻璃片後面射出一種異樣的眼光，向四週圍打了一個旋轉。

德軍方面向前作了一步新發展，因此這獨立的六個人重復得着連絡。他們和自己大隊會合之後就須要和法國人分開了。大家一個個的和他握手，等輪着俘他的那個人時，兩個人互相對看着好像是一定要如此纔對，他們必須擁抱接吻告別的。後來他們各自覺得這種情感在別人跟前有點難爲情，於是兩人都做出彷彿他沒有看見什麼東西似的。

一九卅，三，十四在吳淞譯完。

保爾，愛倫斯特 (Paul Ernst, 1886.) 是提倡新古典主義的重要人物，他反對新浪漫主義主張嚴格的形式和純粹的藝術。他的小傳，段白蕪君在伊所譯的一篇「寂寞」(Isian) (不久

將在小說月報發表）後面附帶的介紹過了，關於他的著作方面此處很簡單的提一下。最有名的兩種小說是「東方公主」（Die Prinzessin des Ostens. 1902.）和「達到幸福的窄路」（Der Schmal Weg zum Glück. 1903.）第一個是包含十七篇短篇和中篇小說的本子，其中很有名的一篇叫「成吉思汗之死」。第二本是長篇小說敘述一個青年人的歷史。戲劇著名的也有兩種，「白朗希而特」（Brunhild. 1909.）和「堯克」（York. 1917.）是愛氏別出心裁的創作代表主義的結晶品。此外還有三個短篇小說集「洗禮」，（Die Taufe. 1916.）「婚禮」（Die Hochzeit. 1913.）和「諾貝爾獎金」（Der Nobelpreis. 1919.）三本共有一百多篇很短的短篇小說。「人性的」一篇是出在「諾貝爾獎金」集裏的。愛氏作短篇小說所取的題材極廣，一切關於人生，習俗，道德，宗教，愛情，的問題無一不有。他都站在詩人的立場上用熱烈的感情，敏銳的眼光來觀察它們，用樸素的筆墨，經濟的寫法，一篇篇的寫出來。

譯者附誌十九年三月在吳淞。

## 七月的回憶

式微

七月的回憶

四三

我有時竟覺得人是爲了甜蜜的回憶而在繼續着他們的生活，精神生活。當然，這只是我這樣覺得，像我這樣感慨於現實生活絕不得意於現實生活的人，若不是因爲喝着那回憶的醇酒，我早該與落葉衰草同腐了，那裏還會留我到如今，——存在這個世上生活着。

更是在，一個人孤苦地遠客在異國，是那不見天日的冬季，逢到一個假日，你一個人關在屋子裏，看書到了厭倦，要想睡，而沒有睡意，聽着窗外淒風厲雨的瀝淅與吹嘯，屋子裏沒有爐火，冷冷的，你坐在椅上。你的全身好似在被冷水所浸濕，你的兩腳擱在地板上好似踏在冰上。

我的確很想飛還了我的故鄉，我是明白的，我飛還了故鄉，我的歡美生活並不能比現在好，還是一樣的；然而我，是一個有母親的人。其實呢，這種都是徒然的空想！我自己明知這種感情的起來，會使我陷入了苦境，然而又有什麼法子呢？我竟沒有能力克服牠！

有時候，我陷入於這種苦境時，一天半天的不能擺脫，只有在一些徒然的回憶裏，雖然在這一些回憶裏，往往只使我更感到目前的淒涼：

我曾過着幾次美麗的七月，試想：在一個寒冷的冬之夜，要是回憶起那七月的晴明的太陽，爽然的涼風，呀！這該不能相信是人間的，該想牠是天上的樂園所有的罷！

( 1107 )

那已經是前年了，澡姊他們一起在史埠。每天我們至少有兩次的見面，在學生飯店裏；午飯後，因為禁不起熱陽的曬照，我們多半是各人就還到自己的住處。

我的住處在一條清冷的街上，房間靠着院子，更來得冷靜了。午飯後，被炎暑所賜與的懶怠，竟使我什麼事也不能做，我倚在榻上，背誦着一些詩詞：

春水鴨頭，春水鸚嘴，烟絲無力風斜倚，百花時節好逢迎，可憐人掩屏山睡。

我最愛容若的這幾句，低徊再四的誦着。

我此刻一想到那個時候的閒暇，現在如能給我一天或半日的那般的心境，在我簡直是認為超世的幸福了！然而時間過去了，追不還來了！

就是回憶到不過離遠了五個月的去年的七月，那時我在高城，雖然那個時候我的心境為錢，為學業所焦急着，可是在那溫柔的一刻，晚飯以後，坐在那青草如絨的倭山上，看月亮的上升，雲彩的美色如錦的掛在天邊，最後是夜幕下來了，大地頓時變了黯黯與神祕的沉寂。我醉在這溫柔的時刻裏了，我不復覺得我是有生命的力量了！呀！如何溫柔的一刻？

呀！如何溫柔的一刻，在我此刻回憶到的時候！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回憶到她給我的溫柔！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二日。

## 隨感錄

### 一三二 大學教授的聚餐會

黑于山頭

在南京路某大保險公司的八層樓裏，有這樣「夥頭」底大學教授的聚餐會。一羣掌聲裏立起來的校長，操著半中半西的話，這樣地說：

「……我們覺著光榮得很！在外國底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多半是白髮白鬚。而我們大家，都是年不滿四十的人！——呵！除了某先生的時髦仁丹鬍子而外！——實在是我們的光榮……」

於是一羣熱烈地掌聲裏，大家都含著高興適意底快然底內蘊，低下頭去吃盤子裏的鮭魚番加沙四，還有幾位回過頭來看看他的同來底時裝的 One half。知機其神的太太。除了一個媚眼報語她那適然底 One half 而外，又把驕傲的秋波看看棹旁恭候著的 boy 而滿含適意地微笑！如癡如聾莫測其高深底「傾耳靜聽」的 Boy，在熱烈的掌聲裏驚醒過來！他們祇覺得這些

大學教授們，也不見得有異於昨夜顧客的美國水兵，及前夜挾著名妓富春老幾來吃大菜的上海名人的徒弟某某大少；不過比起他們更能多吃兩片肉，多嗑兩杯酒罷了！……」

#### 一四 亞細亞珠

魯報應

一九年，二月，四號又是大公報第一張，第四版，登有：

「最大珍珠，在滬求沽，

（三日下午五時二十五分，發上海專電）

世界最大珍珠，即西人稱爲亞細亞珠者，現在滬求沽，此珠前由波斯入貢乾隆，至辛亥後輾轉入西人手。計重六六三克拉，現索價三三萬一千五百金鎊。」

啊！此珠重六六三克拉，不爲不大矣！一珠竟能值三十三萬一千五百金鎊，不爲不貴矣！昔蒙波斯王國「入貢」於乾隆不爲不榮耀矣！而將已蒙人之情收爲已所有之珍物，又被人（也可說是賊——明賊）正大光明的搶（？）去，（大概是八國聯軍破北京的時候吧？因爲中國好多的古玩玉器，一掃而空，所以在那萬國玉器展覽會上，那烏國的烏公主得了個頭名呢！）不爲不倒霉矣！尤其是「搶了張家莊的東西，又在張家莊上賣」，真是令人喪氣也！

(1109)

玻璃櫃裏的鮮魚肥肉，好吃是好吃，但是那『不由自主』的貓兒只有敢怒而不敢叫一聲的垂其涎三尺而已！

一九三〇，二，七，於曲阜二師校。

(1110)

## 一五 美人的贊美

陳光遠

美人者，本是最值得人來贊美的一種生物也。在中國歷來的文人個個都喜歡沿用甚麼，「桃腮」，「杏眼」，「櫻唇」，「柳腰」……等等詞句來形容美人之美，有人謂果然照此說來，則畫美人直是畫百果圖了，還話批評得雖然很剝苦，但實在是對的。至於如甚麼「沈魚落雁」一類贊美美人的話頭，則更是胡鬧了。因為魚懂得甚麼？雁又懂得甚麼？牠們見了美人，竟然就會自愧不如得「沈」一「落」，豈不是奇談麼？何況魚本來就不美麗，雁本來也不漂亮，以魚雁來與美人勉強作不倫不類的比擬，尤其是笑話中之笑話了。中國本不乏美人，但可惜從前沒有批評美人的忠實批評家。我們現在在各書中所見的所謂贊美人爛熟的話頭，其實完全都是在辱罵美人。